

蔣貴麟 主編

俄後得變政記
日本變政考

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
(十)

蔣 貴 麟

主編

宏業書局印行

俄 彼 得 變 政 記
日 本 變 政 考

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

(十)

俄彼得變政記

進呈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序

戊戌正月

臣聞一姓之霸有天下者，刻籀其鐘鼎，摩呵其靈廟，徘徊其冊府，皆有神謨遠算，深計長慮，以爲子孫萬世之業；然類皆數百年而斷滅，或數十年而斷滅，其祖宗之經文緯武，皆廢弛敗壞，而不可用。子孫墨守其陳迹，而失其精意，遂相以尋於禍敗，謂一姓不再興。覽四千年青史氏之載，歷朝興亡之迹，豈不哀哉！

詩緯曰：『王者三百年一變政』。蓋變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晝而無夜，有寒而無暑，天以善變而一能久。火山流金，滄海成田，歷陽成湖，地以善變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壯老，形體顏色氣貌，無一不變，無刻不變。傳曰：『逝者如斯』。故孔子繫易，以變易爲義。又曰：『時爲義大』。時者寒暑裘葛，後天而奉天時，此先聖大聲疾呼以仁後王者耶？

泰西之國，一姓累敗而累興，蓋善變以應天也。中國一姓不再興者，不變而逆天也。夫新朝必變前朝之法，與民更始，蓋應三百年之運。順天者興，與其變而順天，非興其一姓也；逆天者亡，亡其不變而逆天，非亡其一姓也。一姓不自變，人將順天代變之，而一姓亡矣。一姓能順天，時時自變，則一姓雖萬世存可也。

夫創業中興之人，能變政者，其才武，其志深，其力雄，其氣猛，推移旋運，舉重若輕，故治天

俄彼得變政記

下如弄丸，椎拍宛轉，寬綽有餘。晚季中葉不能變政，其才文，其志淺，其力薄，其氣弱，故因循苟且，畏難偷安，故治天下如患痿痺麻木，不能自知自舉，而國之大小存亡強弱興敗視之。

今地球萬國，俄地三萬里爲大，俄兵八百萬爲強。割遼之事，俄一言而日歸之，吾乃以銀行鐵路與之爲德。雖然乃考俄之始，乃以八萬兵敗於瑞典萬人，乃割邊地於瑞國。無學校，無練兵，無通商，無製造良工，愚冥狂榛，既蠢既頑，昧塞小弱，岌岌殆亡，固有甚於我中國者。大彼得知時從變，應天而作，奮其武勇，破棄千年自尊自愚之習，排却羣臣阻撓大計之說，微服作隸，學工於荷、英，徧歷諸國，不恥師學，雷動霆震，萬法並興。

昔衛文大布衣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材任能，是以興衛。勾踐臥薪嘗膽，躬耕十年而文明大闢，開地萬里，爲霸地球。嗚呼！雷動而草木圻，其變力大者其治功大。蒼萌億億，皆草木也，待雷而圻，於以榮華，於以參天。彼得之變力，雷力也哉！宜其圻而榮華而參天。嗚呼！凡數百年一姓之國，既危既弱者，宜鑒於斯。臣謹輯彼得行事，以備採擇，上呈聖鑒。臣康有爲序言。

（戊戌奏稿）（南海先生七上書記）（不忍雜誌第二冊）

俄彼得變政記

工部主事臣 康有爲譯纂

俄爲戕特狄種。康熙前，其國地廣漠，無教化。當時閉關，未與外國通商，與外國不相聞問。既無製造，工鈍拙；又無學校，民皆蠢愚；武備不修，正兵無定額；道路不修，草莽不可行。非特無鐵艦，且無舟楫。民僅有農業，而耕鑿法皆極拙。其他皆游牧種人，習於懶惰，有事則鬪狠。氣象狂榛，爲野蠻未開化之國。泰西不齒之。開俄霸圖者，自俄王彼得始也。

彼得年少時，其姊在位，圖理琛游俄所稱女主者是也。當是時，大臣柄國，彼得尙幼，耽童嬉，無所不爲。爲大臣奸狠者所愚，仍俄舊制，不令讀書。不知治國之道，但見一二大臣，不接文學賢士，蒙蔽甚矣。然彼得天資睿敏，操心慮患，及十七歲卽位，按卽康熙二十八年也卽陰求學識經濟之士而親事之。聘法人雷富卜德，講文學兵制。彼得聞之下淚曰：「外國政治工藝皆勝我，何我國之不思倣效也？」於是有變政之心矣。

彼得睹大臣之膏昧也，政事之荒蕪也，民俗之陋拙也，乃慨然歎曰：非大改弊政，將爲歐洲大國夷隸，爲天下之大辱；然非親游諸國，不能通文物，開識見，無以爲變政之端也。乃下詔議游學。

廷臣咸阻之。有謂國王宜端居國內，緩爲化導，風俗自丕變者；有謂用外國法，須考外國書，與本國恐難適用者；有謂以國王之尊而出外游學，甚爲可恥者。彼得不聽。

俄彼得變政記

大臣恐彼得之取法大邦，力革秕政，不便其平日欺君殃民保位營私之術也，煽親兵作亂。彼得知之，悉聚而殲之。

蓋變政之初，其世家貴族皆久蒙富貴，驕倨積久，不與士類相見，又不讀書，夜郎自大，皆以己國爲極美善，故皆阻撓大計，動曰國體有礙，或曰於民不便。或出於愚昧，不知外國情形；或實懼君上之明，無所售其奸。雖知國勢潰亂，漠不動心。以爲一旦變法，而失吾富貴，毋甯使其不行焉。苟得負寵據位，以終吾之身，禍將不吾及。此患得患失之心，以亡人家國者。

彼得已誅亂黨，分別號黜，遂立志改國政，大臣無一敢阻之者。彼得先逼其國人仿歐洲之兵制。然新軍初立，訓練未精，又繪圖技藝器械皆不精，將卒皆非從學堂出，非能讀書圖算者，於是瑞典縛裏王第十二率師萬人伐俄，彼得以兵八萬人拒之，大敗而歸，割地賠款。

彼得益發憤，決意親游外國。命三使聘於歐，令帶官紳商民二百七十人從之。彼得微服隨從，若僕隸然。選羣臣子弟五十人，三分之一，一往意大利習製小船；一往荷蘭學造巨艦；一往日耳曼操陸地兵法。

彼得先之瑞典，探其海口，之布，之荷蘭，至含斯談造船廠，更服爲商船主衣飾。從船匠學藝，手製桅檣。又至晒帶買船廠，更名求爲廠夥。凡鋸木截鐵造纜製帆皆習焉。

適波蘭王卒，無子，國中迎亞古士督爲王。彼得欲圖波蘭久矣，欲先以恩結之，令國中發兵三萬助波。

仍詣醫學院學醫，格物院學格致。彼得念國之富強由於工藝之盛，大募法荷瑞諸國巧匠，面試其技，優者以厚俸招往本國勸工。而其尤經營注意者，則開黑海，濬裏海，以攻取土耳其蒙古之地，以大拓其國。於是仍在晒帶習地理書。

已聞英國藝甚巧，遂之英學造船，學造鐘表，學勾股算學，學天文學。遇奇材異能之士，皆禮聘至俄，分遣濟用。

遂之日耳曼，與其王相見，約共攻土。將之意大利學采繪，而大臣親貴尙有不願變法者，內亂又作，彼得馳歸，而亂已平矣。

初俄之在歐洲也，僻處窮遠，官詐民愚，族類不相往來，有事各分畛域，雖一國猶秦越也。晦盲否塞，有若野蠻。而瑞典波蘭日日構讐，俄幾不國。加以內訌疊作，肘腋變生，而彼得乾綱獨斷，專以新國新民爲志，不爲強鄰所攝，不爲守舊諸臣所移，躬親萬務，日創遠圖，遣遊歷以取文明，興工藝以阜人民，造海軍以強國勢，開海口以控形勝。俄人強盛基於此矣。嗚呼！若彼得不自發憤變政，國且不保，何有於今日之強盛哉？

內亂平，除衛士職。簡猛銳者爲兵，精練之。凡大臣藩部子弟，欲作武弁，必先充兵，技熟功多，然後由卑而尊，否則無由致身通顯。以彼得前亦隸兵，以漸而升也。令英匠疏通河，窩瓦河、伸通海。於沿海作數港口，以利舟舶。築船塢以便製造。於河之高下處，置壩閘以利往來。又新立稅例，量出如入，以爲常徵。令富商主其事，無漏卮者。資用愈饒。立新議事會，國之大事，合諸臣公議，

俄彼得變政記

以多者爲定，其權則自上操之。立大書院，厚其廩餼，使貴游子弟肄業其中。變國中尊男抑女之俗，於是國勢日強。

犁縛尼亞者，俄地也，爲瑞所踞。彼得欲復故物，念非聯與國不足以傾瑞，乃約日耳曼丹波蘭共攻之。於彼布斯湖、賴圖華湖，造大小船艘，親督水師操。掘度伊那河以通盾河。聘波蘭善牧者使牧綿羊，俾繁息翦毛以織呢。募（募）布工紙工銅工造諸器用。開西比利亞之礦，掬取金銀銅鐵，資用不竭。是時瑞王伐波蘭，雖屢捷而兵疲，俄乘隙攻之，瑞王不暇顧俄，遂拔犁縛尼亞，進攻印革犁亞、馬利亞，奪懦對山，以取斐諾蘭，以通波羅的海。軍凱還，設賽會於莫斯科城外，俄舊京也以勵國人。舉孟，啓谷於走卒，立爲相。彼得居莫斯科，修刑法，整軍制，立諸局，擇人司事。親至阿薩弗海，閱視船廠、製造廠，又至瑞典交界之俄羅斯次城，較視廠中製造可用與否。易服爲偏裨，隨利米得攻瑞南子疆取之。

先是俄多陸地，不通海口，民不知外事，安於古拙窳惰，以他邦爲莫己若，因而不振，外患交至。彼得憂之，至卜勒梯海口，周視形勢，喜曰：我將遷都於是矣。且曰：我以此地爲俄羅斯之窗闥。我開軒以遠眺，歐洲之大局，胥在目中，豈不快哉？擇耐華河畔之水田以建新都，起役夫三十萬，伐木以通道，開溝以洩水，於其四周，徧築通衢以利遄行。宏規掬定，已而洪水忽來，凡彼得之所布置而設施者皆衝沒，役夫染瘟瘡證，傳染甚速，死者數千人。彼得又糜五閱月之財力，重築新都，建巨城以資控馭。房屋垣墉，煒煥光麗。令民捐資疏濬各處河道，以通海汊。由是數道並通，荷蘭商舶見

其繁盛泊焉。彼得喜曰：我正欲通商集貨，以廣貿易，荷蘭之來，實獲我心也。遂定議遷都，遷莫斯科及各郡殷富以實新城，即今所稱彼得堡也。

新都之建以通歐洲之風氣，而扼瑞典土耳其之要害也。已成，親測芬蘭沿海水沙深淺，繪圖以賜水師，使熟習之。自運巧思，以木製礮臺式，命擇險建造，以儲巨礮。彼得回舊都，密察前立法制軍規會否奉行，藝術會否靈巧。臣民憚王之聰察，無敢欺者。次年遂遷新都。

令其民學織綢絨，學印書籍。又俾略通各國語言文字。益復修築水陸道路，設巡捕以緝奸宄，立郵政局以通文書，參考各西國律例以成俄羅斯新律。昔年各部會計之事皆用算珠。俄皇乃延英國之蘇格蘭至俄，教以筆算之法。又設礦政局以開各礦，俾供人用之，實不久鬱於土中。欲療人之疾苦也，則設立醫院兼醫學書院，教俄人以醫理。一切新政，皆彼得親自經理。事無巨細，一一皆以身營之。其製造諸新法，大而鑄礮，小而索綯，彼得皆能躬自操作。

出師攻瑞之掣泊及陀拜，以賄結荷蘭，借其兵共攻庫爾蘭，瑞典蹙，印革尼亞全省遂降。瑞人大舉伐俄，爲俄殲，乃脅割其額斯妥尼亞並波羅的海相近諸省。俄檢其軍籍，有法蘭西日耳曼及瑞典技藝之人，用以教俄人，分隸諸省，於是俄之工藝日精。

土耳其憤俄之蹙瑞也，攻俄之軍，陷泥淖，彼得被圍，遭重疾不能起。王后括軍中金寶錦繡，潛賂其將以求和，遂立約，稱俄蒙土王厚恩，許與聯和，願將阿薩弗地歸土管轄，毗連土界之礮臺三皆毀之，並將隨營之巨礮礮土，復以大將設梨米得及一文臣質土爲信。夫彼得雄主也，屈辱若是，豈非

當世所羞哉？然而因此俄勢益振，豈非所謂將擊卑飛，欲張先喻者乎？

彼得已出險也，違約不歸地，各國使臣迫之，乃再立和議。彼得恥之，乃開拓北疆，據犁縛尼亞、額斯安尼亞、印革喀勒犁亞四省全地，並斐諾蘭之半，阪章式廓，欲侵日耳曼地以自廣。爲其子聘日后之妹以結之，復約丹薩攻瑞，瑞王逃，瑞之地盡入俄。軍旋，彼得乃曰：「予三十年困苦艱難，今日始能強兵廣地，技藝日新，列大邦，獲大榮。昔希臘智能自擅，其敗也哲士散處各邦，惜先王未能留意，故吾等仍此愚蒙。夫各國之初，亦椎魯不足道。惟其王一心講求，乃能蒸蒸日上也。我子孫宜不忘。」

時歐洲北地或爲俄屬，或與俄婚，大國皆懼俄，彼得聲威大振。於京城建王宮，窮極壯麗。開海部學堂，令習海舟戰鬪之技。凡俄諸地所屬，繪成全圖，恣士民覽觀。國人皆知疆域廣袤之數，不爲他國欺侵矣。

然彼得猶以爲未足，復遊歐洲，詢訪政治。自丹歷布至荷蘭，往視前學藝之陋帶買，與工匠等聯布衣歡。閱三月會諸國使臣於海克，商論和約。諸國異彼得之強盛也，歐洲大局，岌岌將變。於時英布丹波諸國，皆謀不利於俄，而瑞相果爾智欲中興其國，先離間英法和好以行其策，彼得預之，私書爲英所獲，送諸國，暴露其謀，彼得滋不悅，行至法，謂法王曰：予實不與瑞事。今英罪予，請王雪之。法王處以行宮。彼得辭。蓋彼得欲察其制度，習其技藝，若受賓禮，則出入不能自由也。至繪畫所，鑄天文器所，石工鑿像所，金絨織氈所，至格物學院，披閱各國輿圖，恍然於己國之不足爲大，

謁掌院之師，受業爲弟子，延法才俊之士，至俄，充教習各學師。所至之地，見器具精巧，必停車詳問，默仿其式，以歸而行之。

先是彼得更造新律，屢詔羣臣議士共議之。下三十六詔，議未就。繼又下二十七詔敦迫，大旨謂平鈞衡，立部以司查察。各城鎮均立巡捕以詰奸宄。設工部局夜燃燈以便行旅，晝勤洒掃以除穢癘。開義塾，令習推算諸務。建育嬰堂，收養孤兒之無父者。以窮黎甚衆，另建大工肆，使習各業。不能者，使人教以縫紉製造兵衣，或織絲麻以資貿易。各海口立埠，招徠商賈，以濟有無。商業益廣。擇地開煤鐵諸礦，立局以專責成。於是各業繁盛，國中無凍餒之民矣。

而大臣沮新議者，仍不絕。若拉斯高尼斯黨百里介士部，皆以大權倡謠誣，以惑國人。彼得誅其首惡，廢其職，以事歸諸部。轉船舶曰海部，主貿易曰商部，司刑罰曰刑部，理捐稅曰糧部，治外國交涉事務曰外部，以他國人爲之副，令治其事，而以俄人領正使督之。兼令官僚子弟往各院，學業有功，則賜以官。於是瑞人背約，以兵搗其都。瑞人惟命是聽。命大臣監理其國政。大權悉歸俄人矣。密招瑞之巧匠，遷居俄地，開礦興窖，使主製造之職。彼得又取波蘭之瓜蘭省，以兵守之，波人大懼求和，於是鄰國視俄如虎狼焉。

彼得之改制也，世爵子弟類多愚蠢驕蹇，每事沮撓。彼得乃立制，凡世爵田地悉歸長子承受，惟財產與諸子瓜分，如諸子欲購田畝，必七年從軍，十年供役，或十五年曾充商賈，方許售買。其自十歲以上，三十以下，避役不供，首告者即以被告家資賞之。下詔曰：爵以馭勳，官以酬賞，祖父有功

俄彼得變政記

先世，而子孫永享其利，馴至驕奢，非制也。今後勳貴後嗣，無績可紀者，削其職，祇守祿。又無論官民，蓄四百兩以上家資，須會讀書習學者，始可承父業。否則充公。凡世家奴僕，所生子孫繁多，量給役之外，餘概籍名爲兵。其世家子教士子，或往武學館肄業，或往別國學習技藝，惰而無成者，發在王宮充苦差。簡幼童出洋，往諸國學業。其變革舊俗如此。

俄地苦寒，商賈不多至，及營彼得堡，氣象較和。俄人狃於故習，往新都者甚少，彼得下令，商賈悉至彼得堡下舶，違者重懲。由是商旅霧集。

當是時，俄之互市中國者，騷擾滋事，彼得聞之，乃通使獻方物，並自製木器數事。

未幾波斯屬國叛，其王求救於俄，彼得已得志於四方，方謀東略，聞之大喜，乃率兵逕入大格斯丹省城，令民並用波俄文學，且甘言聒之曰：吾東來殄寇，爲汝百姓除害耳。波守將與王以爲俄人之助己也，望風迎款，縱俄師入都城，以鎖鑰獻之。叛將勢益迫，彼得觀望不前，波王求之切，乃援之，要其以三省之地歸俄，然叛黨尙在也，而波斯之地盡失其半矣。嗟乎！有國者不求發憤自強，徒恃鄰國以爲援，其與開門揖盜，割肉餵虎，有以異乎？

彼得之經營波地也，氣候甚熱，食飲與士卒同，而步行烈日中，及返而疾遽劇，然不肯稍息，至喇多噶湖，令掘河，由北亞細亞通波羅的海，親自督率，至儒味各六視伊勒門湖，入至司得拉魯晒鹽礦，敦促掘掘，復繞道往斐諾蘭，巡視鐵礦。抵拉噶帶日時，天寒風烈，彼得在岸，見兵艘沒水，自救之，是夜大病。回彼得堡，然猶營營國事，更遣其臣白林至亞細亞東北，渡海窺測地理，再至美國探

察，或可併吞，或可通商，回奏定奪。彼得汲汲如此者，以創業垂統，示子孫以強大之基不可失也。翌日卒。彼得遺囑其子孫十四條。一曰：俄地兵民，無論水陸勤加教習。務使各臻精銳。餉餼從厚，庶生勸慕。蓋兵足則戰和隨時可定，以廣俄國之益。

二曰，毋吝帑費，務羅致列邦英俊，或爲兵弁，或爲學士，文武兼資爲用，則他國人才皆爲俄有。

三曰，凡歐洲列邦爭戰，必使俄國預聞其事，可以相機而動。其尤要日耳曼逼處鄰封，更不可忽。

四曰，務使波蘭爲屬國。宜先唆波蘭分國爲二，以弱其勢。彼之議院有權者，結以重賄，使爲我用。如是則俄兵可進駐其地。設鄰邦阻遏，許其共轄，而徐以計逐之，使俄獨操其利。

五曰，須制服瑞典，使爲我助。彼若敗盟，宜使曲在彼，直在我，然後聲討其罪，事乃有濟。又宜使丹國與瑞齟齬，以散其黨。

六曰，嗣後嗣王娶后，務宜於日耳曼求之。我既可資其聰巧，亦可分其權勢。

七曰，須與英國通商。英造船之大木，我國甚多，而英富有赤金，以木易金，我之帑藏可充。

八曰，宜恒以拓地爲事。北自波羅的海，南至黑海，宜乘機蠶食，以擴疆圉。

九曰，開拓之計，宜從事於土耳其之君士但丁及印度國。苟能得此，可爲天下獨一之主。然欲務此，須先與土耳其尋釁，或更與波斯相爭，徐圖善法，以攻不備。宜首在由克前海，及波羅的海，建

造碼頭通商，漸收利權，相機奪取波斯海灣，則波斯漸弱矣。又宜在印度海以通商。印度多銀，若通印度，英之赤金不足取也。

十日，宜與奧地利亞議和，而陰煽日耳曼，使其攻戰，我得出而排解，以主盟於二國。

十一日，宜密與奧地利亞約共攻土耳其。如奧亦欲得君士但丁，更煽使他國攻奧，使其不能兼顧，我可得志於土。

十二日，宜先待希臘及洪葛黎人即瑪革亞爾國人並波蘭南邊土耳其屬國等地方，使其人心悅愛戴，藉爲我得。

十三日，如制服瑞典波蘭波斯諸大國，其法蘭西日耳曼二國，宜密約一國使共攻擊，或法或日皆可。弱其一國，則與我共事之國可挑釁以制之。如是大權盡在俄矣。

十四日，務使法日二國憤忌相攻。設使二國均不肯與我共事，則宜預水陸多軍，礮械務精，舟楫宜巧，盡力攻擊，彼必不支。此一國敗，彼一國烏能自立。則歐洲全爲俄有，可無敵於天下矣。俄歷世子孫，皆奉彼得遺囑爲大誥寶謨，日以開邊滅國爲事焉。

彼得卒年五十七，後世尊之爲大彼得。彼得在位四十年，北取瑞典麗芬茅嘉賴力三省，而滅波蘭，南逼土耳其，取克咄省、開迷啞省、卑沙囉筆省、及黑海地。取波斯侄兒姊省、踢飛斯省。於是起黑海裏海，至吾伊犁，皆入俄。後滅基窪、阿霸科爾、布喀喇，於浩罕安集延東北逾墨領峽，大收西伯利，取吾黑龍江烏蘇里江六千里地。彼得卽位之始，有地五千萬方里。自彼得變法，闢地至九千

萬方里。俄國強盛，實肇大彼得。後之嗣王無論仁暴，大抵以彼得爲式。

彼得廣招商旅以擴利源。築礮臺無數。訓練陸兵二十萬，皆驍悍善戰。造兵船三百艘，立海務部海務學堂。通國都邑，使設巡捕，令遵約束。建諸格物院，大小書院，欽天監，活板印書局。收列國名畫，儲於畫樓。規模煥然丕變，皆彼得之功。彼得之意，欲舉國之地由河達海。商賈麇集，國乃富強。尤欲翦滅各國，混一地球。數十年間，沐雨櫛風，功已大半。其未就者，子孫亦可藉手，爲大地霸國，皆彼得之創業垂統也。（南海先生七上書記，戊戌三月上海大同譯書局石印本）

